

續資治通鑑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二

賜進士第都察院御史都御史將湖北湖廣巡按使一平輿都尉軍法編纂

元紀十

起旃蒙協洽正月盡彊圉
作噩六月凡二年有奇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諱特穆爾世祖之孫裕宗敬
珍第三子也母曰徽仁裕聖

皇后鴻吉哩氏至元二年九月庚子生二十四年
諸王納顏反世宗自將討平之其後哈坦復叛命
帝往征之哈坦敗亡三十年六月乙巳受皇太子寶撫軍北邊

元貞元年春正月癸丑以太僕卿濟爾哈朗爲御史大

夫 壬戌以國忌卽大聖壽萬安寺飯僧七萬 癸亥

詔道家復行金籙科範 以隕霜殺禾賑安西王山後

民米 雲南行省左丞楊炎龍召爲中書左丞 以罷

行樞密院賜行中省長官虎符領其軍 庚午以江浙

行省平章阿喇卜丹

舊作阿老
瓦丁今改

爲參知政事 壬申立

北庭都元帥府 罷爪汝等州屯田 甲戌有飛書妄

言朱清張瑄有異圖詔慰勉之

丞相鄂勒哲

舊作完
澤今改

等言往年先帝嘗命開真定治河已發丁夫人役值先

帝升遐以聚眾罷之今宜遵舊制俾卒其役從之 召

大司農丞姚燧爲翰林學士修世祖實錄初置檢閱官

究覈故事燧與侍讀高道凝總裁之 禮部郎中王約

請行贈諡之典以旌忠勲付時政記於史館以脩纂錄

立供需府以專供億從之授翰林直學士同修國史

帝之卽位也翰林學士王惲獻守成事鑑列敬天法祖
愛民恤兵等事爲目凡十五篇所論悉本經旨至是命
同修國史纂修實錄惲集世祖聖訓六卷上之 二月
丁丑翰林學士承旨雷夢炎告老帝以其在先朝言無
所隱厚賜遣之 壬午罷江南茶稅以其數添入江西
權茶都轉運使歲額 丁亥江南行省平章額森布哈
舊倫也先
不花今改言敢麻魯有兩夷未附金齒亦叛服不常請
調兵六千鎮撫金齒置驛入緬從之 庚子緬國來貢
丁酉帝如上都 癸卯以呂天麟爲參知政事 立
雲州銀場都提舉司 中書省言近者阿哈瑪特僧格

恬勢賣官不別能否只憑解由選法由是大壞宜令廉訪司體覆以聞省臺覈實定其殿最以明黜陟其廉訪司官亦令省臺同選爲宜從之 河東山西廉訪使程思廉言太原歲餉諸王駝馬一萬四千餘匹請止餉千匹平陽諸郡歲輸租稅於北方民甚苦之請改輸河東近倉從之思廉剛正疾惡言事剴切喜薦達人物或譏其好名思廉曰若避好名之譏人不敢復爲善矣 三月乙巳朔安南世子陳日煚遣使上表慰國哀又上書謝寬貸恩并獻方物 壬子禁來朝官斂所屬俸 戊午罷福建鉅場提舉司 中書言省臣樞密院御史臺

例應奏舉官屬其餘諸司不宜奏請今皆請之非便詔
自今已後專令中書擬奏、以東伦方殷罷諸不急營
造惟帝師塔及張法師宮不罷 壬戌地震監察御史
滕安上上疏曰君失其道責見於天其咎在內庭竊干
外政小人顯厠君子名實混淆刑賞僭差陽爲陰乘致
靜者動竝兢兢祇畏側身修行反咎所爲以盡弭之之
道執政不以聞安上遂歸 夏四月辛巳妖人蒙蟲僭
擬及其黨十三人皆伏誅 庚寅封乳母楊氏爲趙國
安翼夫人以後列朝封乳母遂沿爲故事 庚子立掌
謁司掌皇太后寶以宦者爲之 癸卯設各路陰陽教

授仍禁陰陽人不得遊於諸王駙馬之門 閏月丙午
爲皇太后建佛寺於五臺山以前工部尙書尼濟爲匠
佺院使董其役 己未罷打捕鷹房總管府及司籍周
用薄斂等庫徽州路銀場各處鹽場仍免大都今歲田
租 庚申河南行省虧兩淮鹽鈔千錠遣官往鞠命隨
其罪之輕重治之陝西行省山東都轉運司竝有增羨
鹽鈔各賜衣以旌其能 南人洪邵學上封事妄言五
運筭而遣之南人又有陳利便請搜括田賦者執政欲
從之參議中書省事王構與平章何榮祖共言其不可
辨之甚力得不行 壬戌塔奇呼阿薩爾以不法伏誅

詔禁抽分市舶貨而匿其精細者 是月蘭州上下
三百餘里河清三日 帝以京師米貴益廣世祖之制
設三十肆發米七萬餘石糶之其後每年增糶多至四
十萬石行之既久多爲豪強巧取乃令有司籍貧民戶
數驗口給之減賑糶之直三分之一每歲亦不下二十
餘萬石 五月庚辰詔各省止存儒學提學司一餘悉
罷之 陞江南諸縣爲州以戶爲差戶四萬五萬者爲
下州五萬至十萬爲中州下州官五員中州六員凡爲
中州二十八下州十五又以連州戶不及額降路爲州
辛巳罷行大司農司 甲申詔自元貞元年五月以

前通欠錢糧者皆罷徵

丙申以邁迪

舊作邁的今改

爲簽書

樞密院事邁迪太傅巴延

舊作伯顏今改

子也皇太后言巴延

盡心王室欲令代其父知樞密院帝以其年尙少故有

是命 六月戊申歷城縣大清水溢壞民居 壬子

詔遼陽省進海東清鶻二十四駟每駟給牛六頭使者

食米五石鷹食羊五口又狗遞十二駟每戶給鈔十錠

甲寅翰林學士承旨董文用等進世祖實錄 乙卯

敕凡上封事者中書省發緘視之然後以聞 癸亥立

蒙古軍都元帥府於西川徑隸樞密院 庚午立西域

親軍都指揮使 是月陝西旱饑行省右丞許宸議發

廩賑之同列以未經奏請不可宸曰民爲邦本今饑饉若此必俟命下無及矣擅發之罪吾當任之遂發粟賑貸辰澧地接溪洞宋嘗選民立屯免其繇役使禦之在澧者曰隘丁在辰者曰寨兵宋亡皆廢湖廣行省平章劉國傑旣平田萬頃乃悉復其制又經畫茶陵衡郴道桂陽凡廣東江西盜所出入之地南北三千里置戍三十有八分屯將士以守之由是東盡交廣西亘黔中地周湖廣四境皆有屯戍制度周密諸蠻不能復寇盜賊遂息是月入朝賜玉帶錦衣弓矢臺臣言國傑在軍中每以家貲賞將士帝命倍償之部曲有功者各遷官

秋七月乙亥詔江南地稅輸鈔 丁丑御史臺言內

地盜賊竊發者眾皆由國家赦宥所致請命中書立爲
條格督責所屬期至盡滅從之 工部言通惠河剏造
墮塌所費不貲全藉主守之人上下修治請設提領三
員專一巡護從之 乙卯詔申飭中外有儒吏兼通者
各路舉之廉訪司每道歲貢二人臺省委官立法攷試
所貢不公罪其舉者 命職官坐贓論斷再犯者加二
等倉庫官吏盜所守錢糧一貫以下笞至十貫杖之二
十貫加一等一百二十貫徒一年每三十貫加半年二
百四十貫徒三年滿三百貫者死計贓以至元鈔爲則

戊戌朱永福遺珍裕以妖言伏誅 壬寅詔易江南

諸路天慶觀爲元妙觀毀所奉宋太祖神主 八月辛

酉緬國進馴象三 癸亥以遼陽水賑之 己巳以駙

馬納懷知樞密院事 九月甲戌帝至自上都 以托

克托舊倫脫今改爲上都留守托克托穆呼哩舊倫木華黎今改曾

孫薩曼舊倫撒壁今改之子也幼失怙其母篤意教之稍長直

宿衛世祖復親誨導尤以嗜酒爲戒既冠喜從儒者遊

聞善輒服膺從世祖征納顏掇甲率家奴數十人疾馳

擊之敵眾披靡世祖望見之大加嗟賞謂近臣曰薩曼

不幸早死托克托幼朕撫而教之常恐其不立今能如

此薩曼可謂有子矣親解佩刀及所乘馬賜之由是淡
加器重得預聞機密之事帝卽位以來寵顧尤篤常侍
禁闈出入唯謹退語家人曰我替親承先帝訓飭令毋
嗜飲今未能絕也豈有爲人知過而不能改者乎自今
以往家人有以酒至吾前者必痛懲之帝聞之喜曰集
賢中如托克托者無幾今能剛制於酒真可大用矣遂
有是命托克托至上都政令嚴肅克修其職 乙亥用
帝師奏釋大辟三人杖以下四十九人 巳卯罷四川
淘金戶四千還其原籍罪初獻言者 丁亥瓜哇遣使
獻方物 史弼旣以罪廢至是起同知樞密院事伊爾

噶言弼等以五千人渡海二十五萬里入近代未嘗至
之國俘其王及諭降傍近小國宜加矜憐遂詔還其所
籍家貲拜江西行中書省右丞 壬辰湖南司獄郭玘
訴浙西廉訪司僉事張孝思多取廩餼孝思繫玘於獄
行臺令監察御史楊仁往鞠而行省平章特穆爾速孝
思至省訊問又令其屬官與仁同鞠玘事仁不從行臺
以聞詔省臺遣官鞠既引服皆杖之 冬十月癸卯有
事於太廟中書省言去歲世祖皇帝裕宗祔廟以綾代
玉冊今玉冊玉寶成請納諸各室帝曰親享之禮祖宗
未嘗行之其奉冊以來朕躬祀之命獻官迎導入廟先

是監察御史楊桓疏陳時務請親享太廟復四時之祭
又請正禮儀以肅宮庭定官制以省冗員禁父子骨肉
奴婢相告訐者罷行用官錢營什一之利帝稱善然一
時不能行也 甲寅中書省御史臺言江浙平章莽賚
布哈陳臺憲非便事請自今監察御史廉訪司有所按
覈州縣官與本路同鞠路官與宣慰司同鞠宣慰司官
與行省同鞠許之 十一月甲戌太白經天 戊戌詔
江浙行省括隱漏官田及檢覈富強被役之戶 太師
伊實特穆爾因議邊事入朝兩官賜宴如家人禮賜其
妻圖宴服及他珍寶是月以疾卒後追封廣平王諡貞

憲 十二月丙辰荆南僧曾招寺僞撰佛書有不道語

伏誅 伊蘇岱爾之軍因李璫亂去山東其元駐之地

為人所墾歲久成業爭訟不已甲子命別以境內荒田

給之正軍五頃餘丁二頃已滿數者不給 減海運腳

價鈔一貫計每石六貫五百文著為令 丁卯禁諸王

輒召有司官吏時諸王錫錫舊倫小薛今改等部曲率恣橫擾

民駙馬曼濟台舊倫蠻子台今改私殺有罪有司官吏輒被號

召至是詔非奉旨毋輒加罪 是歲立巴約特舊倫伯岳吾今

改氏為皇后駙馬托里斯之女也 集賢學士閣復上

疏言京師宜首建宣聖廟學定用釋奠雅樂從之又言

曲阜守冢戶昨有司併入民籍宜復之其後詔賜孔林
洒掃二十八戶祀田五千畝皆復之請也 行臺御史
及浙西憲司劾江浙行省平章不法者十七事詔遣侍
御史尙文往詰之左驗明著猶力爭不服文以上聞平
章乃言御史違制取會防鎮軍數帝命省臺大臣集議
咸曰平章勲臣之後所犯者輕事宜宥御史取會軍數
當死文抗言平章罪狀明白不受薄責無人臣禮其罪
非輕御史糾事之官因兵卒爭愆責其帥如舊均役情
無害法卽有罪亦輕廷辨數四帝意始悟平章御史各
杖遣之

元貞二年春正月丙子調兩都站戶和雇和市 己卯
詔江南毋捕天鵝 上思州叛賊黃勝許攻剽水口思
光寨湖廣行省調兵擊之獲其黨黃法安等賊遁入上
牙六羅 丙戌安西王傳特齊托特穆爾等復請立王
相府帝曰去歲阿南達已嘗而陳朕以世祖定制諭之
今復奏請豈欲以四川京兆悉爲彼有也賦稅軍站皆
朝廷所司今姑從汝請置王相府惟行王傳事 己丑
以御史中丞圖齊爲御史大夫 御史臺言漢人爲同
寮者嘗爲姦人拮撫其罪由是不敢盡言請於近侍中
擇人用之帝曰安用此曹其選漢人識達事體者爲之

乙未詔諸王駙馬非奉旨毋罪官吏 二月己亥朔
中書省言陛下自御極以來所賜諸王公主駙馬勲臣
爲數不輕向之所儲散之殆盡今繼請者尙多請甄別
貧匱及赴邇者賜之其餘宜悉止從之 詔奉使及軍
官歿而子弟未襲職者其所佩金銀符歸於官違者罪
之 丙午禁軍將擅易侍衛軍蒙古軍以家奴代役者
罪之仍令其奴別入兵籍以其主資產之半畀之軍將
敢有縱之者罷其職 庚戌詔軍卒擅更代及逃歸者
死 丙辰詔江南道士貿易田者輸田商稅 庚申自
六盤山至黃河立屯田置軍萬人 丙寅以大都留守

司達噶噶齊丹津

舊作段貞今改

爲中書平章政事時博果密

稱疾不出帝召至便殿謂曰朕知卿疾之故以卿不能

從人人亦不能從卿也欲以丹津代卿如何博果密曰

丹津實勝臣乃拜博果密平章軍國重事辭曰是職也

國朝惟史天澤嘗爲之臣不敢當詔去重字而以丹津

代爲平章政事三月壬申罷太原平陽路釀進葡萄

酒其葡萄園民恃爲業者皆還之癸酉實都言晉王

噶瑪拉

舊作甘麻刺今改

多爾岱

舊作朵兒帶今改

言伊囉勒

舊作兒魯今

改皆有異圖詔樞密院鞠之無驗帝命言晉王者死言

伊囉勒者謫從軍自效丙子帝如上都丁丑以完

顏邦義尼雅斯拉鼎劉季安妄言朝政杖之徒二年籍其家財之半 夏四月絳州黃巖饑杭州火竝賑之

五月戊辰朔免兩都徭役 辛未安西王遣使來告貧

乏帝語之曰世祖以分賚之難嘗有聖訓阿南達

舊俗阿南

改亦知之矣若言貧乏豈獨汝耶去歲賜鈔二十萬

錠又給以糧今與則諸王以爲不均不與則汝言人多

饑死其給糧萬石擇貧者賑之 甲戌詔民間馬牛羊

百取其一半不滿百者亦取之惟色目人及數乃取

庚辰土番叛殺掠階州軍民遣托克托會諸王特穆爾

不花

舊俗帖木兒不花今改

等合兵討之 甲申禁諸王駙馬招

戶 庚寅罷四川馬湖進獨本葱 丁酉詔諸行省非

奉旨毋擅調軍 是月莫州醴陵皆水濟州螟 六月

己亥御史臺言官吏受賂初既辭伏繼以審覈而有司

徇情致令異辭者宜加等論罪從之 詔晉王所部衣

糧糧以歲給衣則三年賜之 丙午安南遣人招誘叛

賊黃勝許勝許遁入其國 甲寅降官吏受賕條格凡

十有三等南臺御史大夫阿喇卜丹

舊倫阿瓦老丁今改

言立法

貴輕重得宜使民不至易犯今所降條格除枉法外其

不枉法者自二十兩以下罪與受一分者同科似輕重

少偏不聽 丙寅詔行省行臺凡朱清張瑄有所陳列

母輒止之 是月大都真定等路蝗海南民饑發粟賑之 秋七月癸酉詔雲南福建官吏滿任者給驛以歸

壬午巴延阿珠阿爾哈雅等所據江南田及權豪匿隱者令輸租 增江西湖南省參政一員以朱清張瑄爲之 以虎賁三百人戍應昌 廣西賊陳飛等寇昭

梧藤容等州湖廣左丞巴特瑪琳沁

舊倭八都馬辛今改

擊平之

是月賑平陽等路饑 八月丁酉朔禁舶商毋以金

銀過海諸使海外國者不得爲商 壬寅命江浙行省

以船五十艘水工千三百人沿海巡禁私鹽 乙巳立

捕盜賞格諸人能告捕者強盜一名賞鈔五十貫竊盜

半之應捕者又半之皆徵諸犯人無可徵者官給之山
東西道廉訪使陳天祥上疏曰盜賊之起各有所因除
歲凶諉之天時宜且勿論它如軍旅不息工役游興厚
斂煩刑皆足致盜中間保護滋長之者赦令是也赦者
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彼強梁之徒執兵殺人有司盡
力以擒之朝廷加恩以釋之旦脫繫累暮卽行劫既不
感恩又不畏法夫凶殘悖逆性已預定誠非善化所能
移惟嚴刑以制之可也天祥旣上疏乃嚴督有司追捕
自其所部南至漢江二千餘里多就擒者 九月辛未
聖誕節帝駐蹕安同泊受諸王百官賀 甲戌徵浙東

福建湖廣夏稅罷民間鹽鐵爐竈及淮西諸巡禁打捕人員 戊寅元江賊捨資掠邊境梁王命集賽坦討平之 甲申雲南省臣額森布哈征奇藍拔瓦農開陽兩寨其黨達喇率諸蠻來降奇藍悉平以其地爲雲遠路軍民總管府 辛卯諸王楚布言汪總帥等部眾貧乏帝以其久戍命畱五千駐冬餘悉遣還至明年四月赴軍 李呼喇齊舊倫忽爾吉今改入覲授陝西行中書省右丞議本省公事尋卒後諡襄敏 冬十月丁酉有事於太廟 壬子帝至自上都 詔職官坐賊論斷再犯者加本罪三等 贛州民劉六十聚眾至萬餘建立名號朝

廷遣將討之觀望還縮守令又因以擾良民盜勢益盛江南行省左丞董士選請自往卽日就道不求益兵但率掾吏李霆鎮元明善二人持文書以去眾莫測其所爲至贛境捕官吏害民者治之民相告語曰不知有官法如此進至興國距賊營不百里命擇將校分兵守地待命察知激亂之人悉寘於法復誅姦民之爲囊橐者於是民爭出自效不數日六十就擒餘眾悉散軍中獲賊所爲文書具有旁近郡縣富人姓名霆鎮明善請焚之民心益安遣使以事平報於朝博果密召其使謂之曰董公上功簿耶使者曰某且行左丞授之言曰朝廷

若以軍功爲問但言鎮撫無狀得免罪幸甚何功之可言因出其書但請黜賊吏數人而已不言破賊事時稱其不伐 十一月己巳烏圖達等進所譯太宗憲宗世祖實錄 辛未以洪澤芍陂屯田軍萬人修大都城

遣樞密院官整飭江南諸鎮戍凡將校勤怠者列實以聞 增海運明年糧爲六十萬石 乙酉樞密院言江南近邊州縣宜擇險要之地合羣戍爲一屯卒有警急易於征發詔行省圖地形覈軍實以聞 增大都巡防漢軍 十二月戊戌立徹里軍民總管府雲南行省臣言大徹里地與八百媳婦犬牙相錯今大徹里胡念已

降小微里復占阨地利多相殺掠胡念遣其弟胡倫乞別置一司擇通習蠻夷情狀者爲之帥招其來附以爲進取之地從之 癸卯定諸王朝會賜與之數有差 丁未詔行省徵補逃亡軍 癸亥釋在京囚百人 增置侍御史二員 是歲大都保定汴梁江陵沔陽淮安水金復州風損禾太原開元河南芍陂旱調其田租 初裕宗卽世世祖欲定皇太子未知所立以問鄂爾根薩理卽以帝爲對且言帝仁孝恭儉宜立於是大計乃決帝與太后皆莫之知也數召鄂爾根薩理不往帝撫軍北邊世祖遣鄂爾根薩理奉皇太子寶於帝乃一至

其邸及卽位謂鄂爾根薩理曰朕在潛邸誰爲不顧事朕者惟卿雖名不至今乃知卿真得大臣體遂加守司徒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自是召對不名賜坐視諸侯王等嘗語左右曰若全平章者真全材也於今殆無其比鄂爾根薩理父別名萬全故以全爲氏云

大德元年春正月丙戌錫寶齊等爲叛寇所掠仰食於官賜以農具牛種俾耕種自給 辛卯以張斯立爲中書參知政事 給晉王所部屯田農器 建五福太乙神壇時 二月丙申蒙陽甸部長納款來獻方物且請歲貢銀千兩及置驛傳詔卽其地立通西軍民府 甲

辰詔諸軍民相訟者軍民官同聽之 丁未省打捕鷹

房府入東京路 已未改福建省為福建平海等處行

中書省徙治泉州平章高興言泉州與琉球相近或招

或取易得其情故徙之 封緬酋為國王仍戒飭雲南

等處過將毋擅興兵甲 庚申詔改元赦天下免上都

大都隆興差稅三年 攷異癸辛雜議云二月傳有星光

德有云星芒示變天象儆余是因慧見 名耶律有尙

而改元也然元史紀志俱不載今闕之

為國子祭酒以其前在國學能振儒風也尋除集賢學

士兼其職 以行徽政院副使王慶端為中書右丞

奇微 舊倫欽 親軍都指揮使托克托呼 舊倫土土 自北

察今改 哈今改

適入朝拜同知樞密院事命還北邊行至宣府卒贈司

空諡武毅

三月庚午以陝西行省平章額森特穆爾

舊作也先帖木兒今改

爲中書平章政事中書左丞梁德珪爲中

書右丞

攷累宰相表作四月今從本紀

以徹爾爲江南諸道行臺御

史大夫徹里之官謂都事賈鈞曰國家置御史臺所以

肅清庶官美風俗興教化也乃者御史不存大體按巡

以苛爲明徵賊以多爲功至有迫子證父弟證兄奴訐

主者傷風敗教莫茲爲甚爲我語諸御史毋效尤爲也

帝聞而善之 丙子帝如上都命典瑞少監焦養直進

講資治通鑑養直因陳規諫之言帝厚賜之 丁丑以

江西行省左丞巴特瑪琳沁爲中書左丞 庚辰達磨
噶齊托爾蘇受賂爲其奴所告毒殺其奴坐棄市 丁
亥禁正月至七月捕獵大都八百里內亦如之 庚寅
立江淮等處財賦總管府及提舉司 以梁曾爲杭州
路總管曾善撫字戶口復者五萬餘上言請禁暮夜鞠
囚游市酷刑詔著爲令 先是五臺山佛寺成皇太后
親往祈祝監察御史真定李元禮上書於太后曰古人
有言生民之利害社稷之大計惟所見聞而不繫職司
者獨宰相得行之諫官得言之今朝廷不設諫官御史
職當言路卽諫官也烏可坐視得失而無一言以裨益

聖治萬分之一哉伏見五臺山創建寺宇土木旣興工
匠夫役不下數萬附近數路州縣供億煩重男女廢耕
織百物踊貴民不聊生今聞太后親臨五臺布施金幣
臣謂其不可行者有五時當盛夏禾稼方茂百姓歲計
全仰秋成扈從經過不無蹂躪一也太后春秋已高親
勞聖體往復暑途數千里不避風日萬一調養失宜悔
將何及二也至尊舉動必書簡冊以貽萬世書而不法
將焉用之三也財不天降皆出於民今日支持調度百
倍曩時而又勞民傷財以奉土木四也佛以慈悲方便
爲教雖窮珍玩供養不爲喜雖無一物爲獻亦不怒今

太后爲蒼生祈福而先勞聖體使天子曠定省之禮五也伏願中路回轅端居深宮儉以養德靜以頤神上以循先皇后之懿範次以盡聖天子之孝心下以慰元元之望如此則不祈福而福自至矣臺臣不敢以聞至是侍御史萬僧與御史中丞崔彧不合詣架閣庫取前章封之入奏曰崔中丞私黨漢人李御史爲大言謗佛謂不宜建寺帝大怒遣近臣齎其章敕鄂勒哲博果密問博果密以國語譯而讀之鄂勒哲曰其意與吾正同往吾嘗以此諫太后曰吾非喜建此寺蓋先嘗許爲之非汝所知也博果密曰它御史懼不敢言惟一御史敢

言誠可賞也鄆勒哲等以其章上聞帝沈思良久曰御史之言是也乃罷萬僧復元禮職歸德徐邳汴梁水免其田租道州旱遼陽饑竝賑之夏四月癸巳朔日有食之丙申中書省御史臺言阿喇卜丹及崔或條陳臺憲諸事請依舊例御史臺不立選其用人則於常調官選之惟監察御史首領官令御史臺自選各道廉訪司必擇蒙古人爲使或缺則以色目世臣子孫爲之其次參以色目漢人又哈喇齊阿蘇各舉監察御史非便亦宜止於常選擇人各省文案行臺差人檢覈宿衛近侍奉特旨令臺憲擢用者必須明奏然後任之行臺

御史秩滿而有效績者或遷內臺或呈中書省遷調廉訪司亦如之其不稱職省臺擇人代之未歷有司者授以牧民之職經省臺同選者聽御史臺自調中書省或用臺察之人亦宜與御史臺同議各官府憲司官毋得輒入體察今擬除轉運鹽司使外其餘官府悉依舊例從之 董文用請致仕文用自世祖時每侍燕與蒙古大臣同列裕宗嘗就榻上賜酒使母下拜跪飲帝在東宮正旦受賀於眾中見文用召使前曰吾向見至尊甚稱汝賢輒親取酒賜之眷賚益厚至是許其歸官一子鄉郡侍養 五月丙寅河決汴梁發民三萬人塞之

戊辰追收諸位下爲商者制書驛券 建臨洮佛寺

詔強盜姦傷事主者首從悉誅不傷事主止誅爲首從
者刺配再犯亦誅 丁丑禁民間捕鬻鷹鷂 各路平
準行用庫 自制選部民富有力者爲副庚寅命自今以
常調官爲之隸行省者從行省署用 上思州叛賊黃
勝許遣其子志賢來降 漳水溢損民禾稼 六月甲
午諸王額爾罕遣使乘駟祀五嶽四瀆命追其駟券仍
切責之 以湖廣行省參政崔良知廉貧賜鹽課鈔十錠
臧夢解遷江西廉訪副使臨江路總管李佩素狡
獪而又附大臣勢以控持省憲夢解按其贓罪吏治以

澄中丞崔彧居御史臺久又守正不阿以故人多疾之丙辰監察御史鄂囉實喇劾奏彧兄在先朝嘗有罪還其所籍家產非宜又買僧寺水碾違制帝怒其妄言笞而遣之詔僧道犯奸盜重罪者聽有司鞠問戊寅前翰林學士承旨董文用卒文用以忠言正論爲已任平居聞朝政有一未善輒終夜不寐倚壁嘆憾不置曰祖宗艱難成立之天下豈可使賊臣壞之故每與朝議卽奮言不顧危禍阿哈瑪特盧世榮僧林之黨百計欲殺之不以爲意曰人臣在位豈愛身苟容而上負國家下負生民乎好賢樂善出天性待下士必盡禮至老

不倦仕宦五十年卒之日唯祭器書冊而已贈少保壽
國公諡忠穆 是月和州歷陽縣江湓漂沒廬舍萬餘
家

續資治通鑑卷第一百九十三

聖主恭親皇帝聖訓卷一百九十三

元紀十一

起瀋園倫聖七月盡上章
困敦十二月凡三年有奇

成宗欽明廣孝皇帝

大德元年秋七月丁亥河決杞縣蒲口命廉訪司尙文
相度形勢爲久利之策文還言河自陳留抵睢東西百
有餘里南岸高于水六七尺或四五尺北岸故隄其水
視田高三四尺或高下不等大較南高於北約八九尺
隄安得不壞水安得不北也蒲口今決千有餘步東奄
舊濱行二百里至歸德橫隄之下復合正流或強遏之

上決下潰功不可成揆今之計河北郡縣宜順水性築
長隄以禦泛溢歸德徐邳之民任擇所便避其衝突被
害民戶量給河南濕灘地以爲業異時決它所亦如之
亦一時救患之良策也蒲口不塞僂帝從之會河朔郡
縣及山東憲部爭言不塞則河北桑田盡化魚鼈之區
塞之僂帝復從之明年蒲口復決障塞之役無歲無之
是後水北入復河故道竟如文言 是月衡州之鄆縣
天水山崩溺死三百餘人 八月丁未命諸王阿濟吉
自今出獵悉自供具毋傷民力 丁巳妖星出奎九月
辛酉朔妖星復犯奎集賢學士閻復上疏言定律令頒

封贈增俸給通調內外官且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今郡
守以徵租受杖非所以厲廉隅江南田公租重宜減以
貸貧民後多采用 甲子八百媳婦叛寇徹爾遣額森
布哈將兵討之 丙寅詔恤諸郡水旱疾疫之家 罷
括兩淮民田 壬午帝至自上都 已丑增海漕爲六
十五萬石 以徹爾爲浙江行省平章政事江浙稅糧
甲天下平江嘉興湖州三郡當江浙十六七而其地極
下水鍾爲震澤震澤由吳淞江入海歲久江淤塞豪民
利之封土爲田水無所泄由是浸淫泛溢敗諸郡禾稼
朝廷命行省疏導之發卒數萬人徹爾董其役凡四閱

月畢工

攷異元史董士選傳竝載新西開復湖泊事今從微爾傳

冬十月辛丑溫

州陳空崖等以妖言伏誅

乙卯爪哇遣使奉表來降

戊午增吏部尙書一員以吳元珪爲之時選曹銓注

多有私其鄉人者元珪曰此風不可長蜀黨朔黨之興

宋之所由衰也自視事後請謁悉皆謝絕是月奇微

都指揮使綽和爾

舊倫牀兀兒今改

攻破巴林

舊倫入鄰今改

之地還

擊哈都軍敗走之巴林之地時爲都軍所據綽和爾帥

師踰金山進攻之其將達蘭台

舊倫帖良臺今改

阻達魯噶河

舊倫若魯忽河今改

而軍伐木柵岸以自庇士皆下馬跪坐持弓

矢以待綽和爾奮師馳擊大破之盡得人馬廬帳還次

阿魯河

舊作阿魯河今改

與哈都援將巴拜

舊作巴拜伯今改

遇綽和爾

麾軍渡河蹙之巴拜敗走僅以身免

十一月壬戌禁

權豪僧道及各位下擅據鑛炭山場

戊辰增太廟牲

用馬 丁丑封高麗國王王珪爲逸壽王以其世子諫

爲高麗國王從所請也 御史臺言大都路總管赫迪

盜支官錢及受贓計五千三百緡準律當杖百七不敘

以故臣予從輕論而帝欲止權停其職中丞崔彥與大

夫濟爾哈朗執不可帝曰卿等與中書省臣戒之若後

復然則置死地矣已而御史奏彥任中丞且十年非所

宜彥遂以病辭帝諭之曰卿辭退誠是然勉爲朕少留

之 戊子太白經天 十二月戊戌中書省言世祖撫
定江南沿江上下置戍兵三十一翼今無一二懼有不
虞帝曰與樞密議之 禁諸王駙馬竝權豪母奪民田
其獻田者有刑 復立芍陂洪澤屯田 閏月壬戌詔
軍戶賣田者由所隸官給文券 甲子福建平章高興
言漳州漳浦縣大梁山產水晶請割民百戶采之帝曰
不勞民則可勞民勿取 奇爾濟蘇江古部人愛布哈
之子也性勇毅習武事尤篤於儒術築萬卷堂日與諸
儒討論經史性理陰陽術數靡不該貫尙公主從世祖
討叛王額爾罕有功帝卽位封高唐王西北不安請於

帝願往平之再三請帝乃許及行且誓曰若不平西北
吾馬首不南是歲遇敵於巴牙斯之地衆謂當俟大軍
畢至與戰未晚奇爾濟蘇曰大丈夫起國而待人耶卽
整衆鼓譟以進大敗之擒其將卒百數以獻詔賜世祖
所服貂裘寶鞍及繒錦介冑弓矢 時初建南郊翰林
國史院檢閱官袁桷進十議曰天無二日天旣不得有
二五帝不得謂之天伦昊天五帝議祭天歲或爲九或
爲二伦祭天名數議圜丘不見於五經郊不見於周官
伦圜丘非郊議后土社也伦后土卽社議三歲一郊非
古也伦祭天無間歲議燔柴見於古經周官以禋祀爲

天其義各有旨。佗燔柴泰壇議祭天之牛角。繭栗用牲于郊。牛二合配而言之。增羣祀而合祠。非周公之制矣。佗郊不當立。從祀議郊質而尊之義也。明堂文而親之義也。佗郊明堂禮儀異制。議郊用辛。魯禮也。卜不得常爲辛。佗郊非辛。日議北郊。不見於三禮。尊地而遵北郊。鄭元之說也。佗北郊議禮官推其博多。采用之。稱慶元人也。雲南民歲輸金銀。近中慶城邑戶口則詭稱逃。亾甸寨遠者。季秋例遣官領兵往徵。人馬芻糧往返之費。歲以萬計。所差官必重賂省臣。乃得遣徵收金銀之數。必十加二而折閱之數。又如之。其送迎饋贐亦如納。

官之數所遣者又以銅雜鋌中納官雲南行省左丞劉正首疏其弊給官稱俾土官身詣官輸納其弊始革時有獻西域稱法者左司都事張思明斥其惑衆不用

大德二年春正月壬辰詔以水旱減郡縣田租十分之三傷甚者盡免之老病單弱者差稅竝免三年禁諸

王公主駙馬受人呈獻公私田地及擅招戶者辛丑

御史臺言諸轉運司案牘例以歲終檢覆金穀事繁稽照難盡其未終者宜聽憲司於明年檢覆從之己酉

遣所俘瑯球人歸諭其國使之效順以翰林王惲閭復王構趙與熙王之綱楊文郁王德淵集賢王容宋渤

盧摯耶律有尙李泰郝采楊麟皆耆德舊臣清貧守職
特賜鈔二千餘錠 二月乙丑立浙西都水營田司專
主水利 以中書右丞張九思爲平章政事與中書省
事 丁卯改泉州爲泉寧府 丙子帝諭中書省臣曰
每歲天下金銀鈔幣所入幾何諸王駙馬賜與及一切
營建所出幾何其會計以間鄂勒哲言歲入之數金一
萬九千兩銀六萬兩鈔三百六十萬錠然猶不足於用
又於至元鈔本中借二十萬錠自今敢以節用爲請帝
嘉納焉罷中外土木之役 癸未詔諸王駙馬毋擅祀
嶽鎮海濱 乙酉帝如上都 罷建康金銀銅冶轉運

司還淘金戶於元籍歲辦金專責有司 詔廉訪司佺
成人材以備選舉中書平章政事崔或與御史大夫圖
齊言世祖聖訓凡在籍儒人皆復其家今歲月滋久老
者已矣少者不學宜遵先制俾廉訪司常加勉勵帝深
然之命或與博果密鄂爾杞薩理同翰林集賢議降條
例故有是詔 減行省平章爲二員 丙子以梁德珪
爲中書平章政事楊炎龍爲中書右丞 三月戊子詔
僧人犯姦盜詭僞聽有司專決輕者與僧官約斷約不
至者罪之 庚寅命各萬戶出征者其印命副貳掌之
不得付其子弟違法行事 壬子御史臺言道州路達

嚕噶齊阿林布哈總管周克敬虛申麥熟不賑餓民雖
經赦宥宜降職一等從之 壬子詔加封東鎮沂山爲
元德東安王南鎮會稽山爲昭德順應王西鎮吳山爲
成德永靖王北鎮醫巫閭山爲貞德廣寧王歲時與嶽
瀆同祀著爲令 夏四月江南山東浙江兩淮燕南屬
縣多蝗 帝欲開鐵幡竿渠召知太史院事郭守敬議
之守敬奏山水頻年暴下非大爲渠堰廣五七十步不
可時議不盡以爲然守敬嘗起水渾蓮渾天漏大小機
輪凡二十有五皆以刻木爲衝牙轉爲撥擊上爲渾象
點畫周天星度日月二環斜絡其上象則隨天左旋日

月二環各依行度退而右轉見者服其精 五月壬辰
以中書右丞何榮祖爲平章政事與中書省事湖廣左
丞巴圖瑪遜爲中書右丞 己酉撫州崇仁縣星隕爲
石 六月庚申御史臺言江南宋時行兩稅法自阿爾
哈雅改爲門攤增課錢至五萬錠今宜慰張國紀請復
科夏稅與門攤並徵以圖陞進湖湘重罹其害帝命中
書趣罷之 南臺侍御史托歡以受賂不法罷 禁諸
王擅行令旨其越禮開讀者併所遣使拘執以聞 秋
七月癸巳汴梁等處大雨河決壞隄防漂沒歸德數縣
禾稼廬舍免其田租一年遣尙書那瓌御史劉賡等塞

之自蒲口首事凡築九十六所 壬寅詔諸王駙馬及
諸近侍自今奏事不經中書輒傳旨付外者罪之 詔
遣中書右丞楊炎龍簽樞密院事洪君祥召高麗國王
王諫入侍時有言諫僭設司空司徒等官而又擅殺其
臣金呂者故召諫入侍因畱不遣復以其父逸壽王昵
爲高麗國王 九月己丑交趾瓜哇金齒國各貢方物
丙申帝至自上都 癸卯樞密副使塔喇呼岱犯賊
罪命御史臺鞠之 庚戌減中外冗員 是月平章政
事崔瑛卒贈太傅諡忠肅 冬十月甲寅榭增海漕米
爲七十萬石 十一月丙申罷雲南行御史臺置廉訪

司 壬寅以中書右丞王慶端爲平章政事 十二月
戊午太白經天 乙丑括諸路馬除牝孕攜駒者齒三
歲以上竝拘之 辛未增置各路推官專掌刑獄上路
二員下路一員 江浙行省平章政事達剌罕陞左丞
相 甲戌彗出子孫星下 辛巳命廉訪司歲舉所部
廉幹者各二人 詔和市價值隨給其主違者罪之
定諸稅錢三十取一歲額之上勿增 是歲北邊諸王
都哇徹徹圖等潛師襲和爾哈圖之地其地亦有山甚
高敵兵據之綽和爾遜勇而善步者持挺刃四面上奮
擊盡覆其軍 西北諸王將帥共議防邊咸曰敵往歲

不冬出即可休兵於境奇爾濟蘇曰不然今秋候騎來者甚少所謂鶯鳥將擊必匿其形備不可緩也衆不以爲然奇爾濟蘇獨嚴兵以待之是冬敵兵果大至三戰三克奇爾濟蘇乘勝逐北深入險地後兵不繼馬躓遂爲所執敵誘使降正言不屈又欲以女妻之奇爾濟蘇毅然曰我帝婿也非帝后面命而再娶可乎敵不敢逼帝嘗遣其家臣阿錫斯特使敵境見於人衆中奇爾濟蘇一見輒問兩宮安否次問嗣子何如言未畢左右卽引去明日遣使者還不復再見竟不屈死焉追封趙王諡忠憲 皇曾孫梁王松山出鎮雲南廷議求舊臣可

爲輔行者遂以陝西行臺侍御史張立道爲雲南行省參政視事期月卒於官立道凡二使安南官雲南最久頗得土人之心爲立廟於鄯善城西 簽准西江北道廉訪司事申屠致遠行部至和州得疾卒致遠清修苦節恥事權貴聚書萬卷名曰墨莊既歿家無餘產

大德三年春正月己丑中書省臣言天變屢見大臣宜依故事引咎避位帝曰此漢人曲說耳豈可一一聽從耶卿但擇可者任之 庚寅詔遣使問民疾苦除本年內郡包銀俸鈔免江南夏稅十分之三增給小吏俸米置各路惠民局擇良醫主之 時遣張珪巡行川陝珪

邸孤貧罷冗員黜貪吏以稱職聞還擢江南行臺侍御史
命中書省自今后妃諸王所需非奉旨弗給各位
擅置官府紊亂選法者戒飭之 辛卯浙西廉訪使王
遇犯贓罪託權幸規免命御史臺鞠治之 壬辰中書
省言比年公帑所費動輒鉅萬歲入之數不支半歲自
餘皆借及別支臣恐理財失宜鈔法亦壞帝嘉納之仍
令諭伊齊徹爾等自今一切賜與皆勿奏 癸巳以江
浙行省左丞相哈喇哈斯爲中書左丞相帝問閣復曰
中書左相難其人卿試舉所知誰可任者復以哈喇哈
斯對時視政江浙纔七日遂被徵哈喇哈斯既拜命斥

言利之徒一以節用愛民爲務有大政事必引儒臣雜議京師久闕孔子廟而國學寓它署乃奏建廟學選名儒爲學官采近臣子弟入學又集羣議建南郊爲一代定制 乙巳太白經天 二月癸丑朔帝如柳林 丁巳鄂勒哲等請銓定省部官以次引見帝允之仍諭六部官曰汝等事多稽誤朕皆未知其人爲誰今旣閱視且知姓名其洗心滌慮各欽乃職復蹈前失罪不汝貸 罷四川福建等處行中書省陝西行御史臺江東荆南淮西三道宣慰司置四川福建宣慰司都元帥府及陝西漢中道肅政廉訪司 廣和林甘州城 詔縉山

縣民戶爲勢家所蔽者悉還縣定籍 壬申金齒國來貢方物 庚辰帝如上都 三月癸巳命江浙釋教總統補陀僧一山齋詔使日本詔曰向者世祖皇帝嘗遣補陀禪僧如智及王積翁等兩奉璽書通好日本咸以中途有阻而還自朕臨御以來綏懷諸國薄海內外靡有遐遺日本之好宜復通問今如智已老補陀僧一山道行素高可令往諭附商舶以行庶可必達蓋欲成先帝遺意至於惇好息民之事王其審圖之先是浙江平章伊蘇特爾勸帝用兵日本帝曰今非其時因其俗奉佛遂遣一山齋詔往使而日本竟不至 甲午命何瑬

祖等更定律令帝諭榮祖曰律令良法也宜早定之既而書成上之且言臣所釋者三百八十條一條有該三四事者帝以古今異宜不必相沿詔元老大臣聚聽之未及頒行而榮祖卒追封趙國公謚文憲詔軍官受贓罪重者罷職輕者降其散官或決罰就職停俸期年許令自效乙巳行御史臺劾平章嘉琿受財三萬餘錠嘉琿復言平章迪里布哈領財賦時盜鈔三十萬錠及行臺中丞張問受李元善鈔百錠敕俱勿問自崔或卒後帝命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博果密行御史中丞事有因父官受賄賂御史必欲歸罪其父博果

密曰風俗之司以宣政化勵風俗爲先若使子證父何以興孝樞密臣受人玉帶徵賦不敘御史言法大輕博果密曰禮大臣貪墨惟曰簠簋不飭若加笞辱非刑不上大夫之意也 戊申減江南諸道行臺御史大夫一員 召楊桓爲國子司業未赴卒 夏四月辛未禁和林戍軍竄名它籍 通州至兩淮漕河置巡防捕盜司凡十九所 巳卯以禮部尙書伊嚕布哈爲中書左丞 五月壬午罷江南諸路釋教總統所 庚子復立征東行中書省高麗國王王昫旣復位而使臣自其國還者言昫不能服其衆乃復立征東行省以福建都元師

奇爾濟蘇爲平章政事其理之 是月以鄂岳諸州旱
免其酒課夏稅江陵路旱蝗弛其湖泊之禁竝以糧賑
之 六月癸丑罷大名路所獻黃河故道田輸租 戊
午申禁海商以人馬兵杖往諸蕃貿易者 鐵幡竿渠
之開也執政吝於工費以郭守敬所言爲過納其廣三
之一是夏大雨山水注下渠不能容漂没人畜廬帳幾
犯行殿帝謂宰臣曰郭太史神人也惜其言不用耳
秋七月庚辰中書省言江南諸寺佃戶五十餘萬本皆
編民自嘉木揚喇勒智冒入寺籍宜加釐正從之 八
月己酉朔太史言是日巳時當日食二分有奇至期不

食祿懼保章正齊履謙曰當食不食自古有之矧已時
近午陽盛陰微故當食不食遂考唐開元以來當食不
食者凡十事以聞 吳元珪遷工部尙書時河朔連年
水旱五穀不登元珪言春秋之義以養民爲本凡用民
力者必書蓋民力息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
俗美宰相嘉其言土木之工稍爲之息 九月庚寅置
河東鐵冶提舉司一壬辰流星色赤尾長丈餘其光燭
地起自河鼓沒於牽牛之西有聲如雷張珪上疏極言
天人之際災異之故其目有修德行廣言路進君子退
小人信賞必罰減冗官節浮費以法祖宗成憲累數百

言劾大臣之不法者併及近侍之熒惑者不報珪遂謝
病歸 癸巳罷括宋手號軍 巳亥帝至自上都 揚
州淮安旱免其田租 冬十月戊申朔有事於太廟
壬子冊皇后巴約特氏 甲寅復立海北海南肅政廉
訪司 山東轉運使阿爾津等增課鈔四萬餘錠各賜
錦衣 十一月庚辰置浙西平江河渠隔堰凡七十八
所 丁酉浚太湖及蠡山湖 十二月丙寅詔各省戊
軍輪次放還二年供役 癸酉詔中書省貨財出納自
今無券記者勿與 以集賢院使領太史院事鄂爾根
薩理爲中書平章政事 是歲命兄子哈尙

舊倫海鎮
山今改

漠北哈尙帝兄達爾瑪巴拉

舊俗答刺麻八刺今改

之長子帝以

寧遠王庫庫楚

舊俗開闢出今改

總兵北邊怠於備禦命哈尙

即軍中代之

省民出公田租時公田爲民害而荆湖

尤甚部內實無田隨民所輸租取之戶無大小皆出公

田租雖水旱不免荆湖宣慰使列智理威上民所不便

十餘事於朝而言公田尤切廷議遣使理之會有詔凡

官無公田者始給以俸民力少蘇焉

浙江鹽官州海

塘崩都省遣禮部郎中游中順泊本省官相視因虛沙

復漲難於施力而止

朝議以江浙行省地大人衆非

世臣有重望者不足以鎮之帝乃以虎賁衛親軍都指

揮使托克托爲江浙行省平章政事始至嚴飭左右毋預公家事且戒其掾屬曰僕從有私屬者慎勿聽若軍民諸事有關於利害者則言之當言而不言爾之責也言而不聽我之咎也有豪民白晝殺人者托克托立命有司按法誅之自是豪猾屏息民賴以安

大德四年春正月丙申申嚴京師惡少不法之禁犯者黥刺杖七十拘役 癸卯復淮東漕渠 二月丁未朔日有食之 丙辰皇太后鴻吉哩氏崩后性孝謹侍昭睿順聖皇后不離左右至溷廁所用紙亦以面擦令柔輒以進世祖每稱之爲賢德媳婦一日裕宗有病世祖

往視見牀上設織金臥褥愠而語之曰我嘗以汝爲賢何乃至此後對曰常時不敢用今爲太子病恐有濕氣故用之卽時撤去及尊爲太后置徽政院掌其財賦院官有受獻浙西田七百頃者籍爲院田后曰我寡居婦人衣食自有餘況江南率土皆爲國家有曷敢私之卽命還之而黜院官之受獻者后之弟欲因后求官后拒之曰勿以累我也其後弟果被黜人皆服其先見后崩之明日祔葬諸陵諡徽仁裕聖皇后 甲戌賑湖北饑民仍弛山澤之禁 乙亥帝如上都 置西京太和嶺屯田 立烏撒烏蒙等郡縣 丙子命李庭訓練各衛

軍士 三月乙未寧國太平旱賑之 夏四月戊午參

政張頤孫及其弟珪等伏誅於隆興寺頤孫初爲新淦
富人胡制機養子後制機自生子而死頤孫利其貲與
珪謀殺之賂郡縣吏獲免其僕胡忠訴主之冤於官乃
誅之其貲悉還胡氏 以中書省斷事官布埒齊舊倫不闕

美今爲平章政事 五月癸未左丞相達喇罕遣使來

言橫費不節府庫漸虛詔自今諸位下事關錢穀者毋
輒以聞 帝諭集賢太學士鄂爾根薩理曰集賢翰林
乃養老之地自今諸老滿秩者陞之勿令輒去或有去
者罪將及汝其諭中書知之 六月丙辰以太傅伊徹

察喇

舊作月赤
察兒今改

爲太師鄂勒哲爲太傅皆賜之印

丁

巳昭文館大學士平章軍國事行御史中丞事博果密
卒初病倫帝遣醫治之不效卒年四十六帝聞之驚悼
士大夫皆哭失聲博果密素貧窶自爨汲妻織紵以養
母後因使還而母已卒號痛嘔血幾不起平居服儒素
不尙華飾祿賜有餘卽散施親舊明於知人多所薦拔
丞相哈喇哈斯達喇罕亦其所薦也其學先躬行而後
文藝居則簡默及帝前論事吐辭宏暢以天下之重自
任知無不言世祖嘗語之曰太祖有言人主理天下如
右手持物必資左手承之然後能固卿實朕之左手也

母侍燕問必陳設古今治安世祖母拊髀歎曰憾卿生
晚不得早聞此言然亦吾子孫之福臨崩以白壁遺之
曰它日持此以見朕也博果密既卒貧無以葬帝賜鈔
五百錠賻之後贈太傅追封魯國公諡文貞 甲子詔
各省自今非奉命毋擅役軍 緬人贈哥倫倫亂緬王
之弟阿散哥也乃率其黨囚王於豕牢因弑之王次子
奔憇京師詔遣色辰額^{舊倫薛超}等率行省兵二千
討之 秋七月杭州路貧民乏食以糧萬石減其直糶
之 八月癸卯朔更定廕敘格正一品子爲正五從五
品子爲從九中間正從以是爲差蒙古色目人特優一

級 置廣東鹽課提舉司 庚申緬國阿散吉牙等昆
弟赴闕自言殺主之罪罷征緬兵 閏月庚子帝至自
上都以中書右丞賀仁傑爲平章政事 賜晉王所部
糧七萬石 九月壬戌廣東英德州達魯噶齊托驪徹
爾招降羣盜陞英德州爲路立三縣以托驪徹爾兼萬
戶以賑之 甲子建康常州江陵饑賑之 冬十月癸
酉有事於太廟 十一月壬寅朔詔頒寬令 十二月
雲南行省左丞劉浚倡議言世祖以神武一海內功蓋
萬世今上嗣大歷服未有武功以彰休烈西南夷有八
百媳婦國未奉正朔請往征之鄂勒哲勒帝用其言哈

喇哈斯曰山嶠小夷遼絕萬里可諭之使來不足以煩
中國不聽癸巳發兵二萬命劉淡及哈喇岱將之征八
百媳婦帝用兵意甚堅在廷無敢諫者御史中丞董士
選率同列言之奏事殿中畢同列皆起士選乃獨言劉
淡出師以有用之民而取無用之地就令當取亦必遣
使諭之諭之不從然後聚糧選兵視時而動豈得信一
人妄言而置百萬生靈於死地帝色變士選猶辯不止
侍從皆爲之戰慄帝曰事已成卿勿復言士選曰以言
受罪臣之所當它日以不言罪臣臣死何益帝麾之出

攷異八百媳婦之役由於劉淡之貪功起薛經世大典
云大德元年八百媳婦國與胡弄攻胡倫又侵緬國車

里告急命雲南省以二千或三千人往救二年八百媳婦國爲小車里胡弄所誘以兵五萬與夢胡龍甸土官及大車里胡念之子漢綱爭地相殺又令其部由昆干以十萬人侵蒙樣等雲南省乞以二萬人征之四年梁王上言請自討賊切議調湖廣江西河南陝西浙江五省軍二萬人命前荆湖占城行省左丞劉漢率以征是八百媳婦先有騷動而請討之者梁王也與元史異據元史董士選諸傳俱以劉漢爲創謀蓋漢既迎合上意以妄冀邀功遂舉邊界細故爲兵端而愆恩御史臺梁王使上言其謀仍出於漢耳今從元史

御史臺

奏樞密院經歷察罕簽湖南憲司事中書省又奏爲武昌路治中丞相哈喇哈斯曰察罕廉潔固宜居風憲然武昌大郡非斯人不可治竟除武昌廣西妖賊高仙道以左道惑眾平民誑誤者以數千計旣敗湖廣行省命察罕與憲司雜治之鞠得其情議誅首惡數人餘悉縱

遣且焚其籍畝難之察罕曰吾獨當其責諸君無累也
以治最聞擢河南省郎中察罕西域人也 帝嘗弗豫
召同知宣徽院使圖沁布哈入侍疾一食一飲必嘗乃
進帝體既安賜錢不受解衣賜之嘗從巡幸禁中衛士
咸奮有所欲言帝命進而問之皆曰臣等宿衛有年矣
日膳充給歲賜以時者誠荷陛下厚恩亦由宣徽有能
官圖沁布哈其人也帝悅賜珠袍超拜宣徽使辭曰先
臣服勤於茲二世矣位不過簽佐臣何敢有加於先臣
乎帝嘉其退讓乃允其請 河南行省右丞馬紹奎

杭州路總管梁曹丁內難先是丁憂之制未行曹上言

請如禮從之 時江淮屯戍軍二十餘萬親王分鎮揚
州皆以兩淮民稅給之不足則漕於湖廣江西是歲會
計兩淮僅少三十萬石河南左右司郎中穎昌謝讓請
以淮鹽三十萬引鬻之收其價鈔以給軍食不勞遠運
公私便之 賑建康浙東平江饑